

宋史

第八
正十冊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

王存

孫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案以州吏受賕豪賂它官變其獄存反爲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修呂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入爲國子監直講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卽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千進嘗召見便殿桑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

無黨以爲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曰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雖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園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辜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眾又善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以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竝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卽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

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甲
隸駕部有言如此官制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
可徇有司自便而廢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
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
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
憚艱難而爲之旣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罷存
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謹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
當罷侍御史王覲不當罷諫官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
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
例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
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
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

范純仁欲薄其臬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確力也至是爲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隣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爲美談召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席人之制及歸老築居自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煦煦不爲

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竝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徂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司戶參軍從平貝州爲文彥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彥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祕書丞爲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論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爲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爲潁王以固侍講及爲皇太子又爲侍讀至卽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取綏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略西夏欲先事以戒卽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和唐魏徵論兵之略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矣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

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
安石交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
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
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
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
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旣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
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還
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感天下臣恐天下不感文仲之言以文
仲之黜爲惑也胡宗愈坐言事逐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
訟爭之時議尊僖祖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
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
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

神宗之日奏其神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
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
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州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
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
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
徙者二萬戶謀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舉兵易解
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
已請聲其辜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直
卿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度河不可畱行固曰然則孰爲
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
爲之乎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神宗不悅它日固又
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神宗曰大帥誠難

其人呂公著曰既無其人易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
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強
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
舉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言爲汪
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
殿學士知河陽尋提舉嵩山崇禧宮哲宗卽位以正議大夫知河
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
哲宗與太皇太后矜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聽休於幄次固數
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畱輔
導或體中未安取文
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
聲泣時文彥博致仕歸洛將宴饒崇政殿以固在殯罷之輟視朝

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 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爲陳州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滄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醵屋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人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祕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斂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此召杜升

太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襍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
於文川條著其詳爲因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瞻取
其書考覈遷尙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
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
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敝陛下其
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輔相賴
其用宐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宐信其說兵柄宐削諸宦官邊議宐
付宿將益權不可矯而爲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詔
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爲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
者爲觀軍容宣慰等世以爲至戒宐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
三上言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略兩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
又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隊長卿不能禦加長

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
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
宗改容納其言二年英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畱中瞻請悉出
章疏付兩省詳擇以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
宏事謂其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也中書請
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
所養之名安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
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
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
王爲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
締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竝生矣因復力陳會
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爲仁宗

予而漢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
皇考漢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
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漢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
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
爲褻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
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漢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
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傳說哉瞻皇懼言臣
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臯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神宗卽位遷司
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爲開封府判官
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措
民財誠便今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
使其黨餌以知襍御史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爲陝西轉運

副使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
交子權之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
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陝判請還鄉里
除提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轉
朝議大夫召爲大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
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
別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
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
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
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十萬臣竊憂
勇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

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
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
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蓋
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
使者以東流非便本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
議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
亟請興師瞻曰不可御外國以大信爲本且旣爵命之彼雖失眾
心無犯王略之辜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
止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
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一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
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紹聖中言
者以傅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著春秋論二十卷

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四子孝謚瀛州錄事參軍獻誠唐城令某蚤卒彥詒太康主簿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爲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囂襍非有它爾介歎息奇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畱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息縣竊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充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閒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爲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爲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鞫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

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爲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
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者肆
行民無所措手足尙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
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
以爲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之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
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
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
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
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關供餽仁宗
未知堯俞言陛下旣以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
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
也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卽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